



1 4  
1666  
9



古  
陽  
康

少陽集



門 4  
號 1666  
卷 9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少陽集十卷

早 冊 大學 圖書館  
28.9.7  
藏 書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少陽集十卷

宋陳東撰東有靖炎兩朝見聞錄已著錄其文集宋志不載書錄解題亦不載據戴埴鼠璞載張浚奏胡瑛筆削陳東書追勒編置蓋以浚爲黃潛善客瑛爲李綱客故偕此去之云云則東歿以後尙牽連興鉤黨之獄宜無編輯其文者元大德中始有刻本盡忠錄凡八卷編次頗嫌錯雜續刊於

國朝康熙中者曰少陽文集凡十卷疇五卷皆東遺文後五卷則本傳行狀及他書論贊也東以諸生憤切時事摘發權姦冒萬歿以冀一悟其氣節自不可及然於時國步方危而煽動十餘萬人震驚庭陛至於擊壞院鼓鬻割中使迹類亂民亦乖大體南宋末太

少陽集提要  
學之橫至於驅逐宰輔莫可裁制其胚胎實兆於此  
張浚所謂欲以布衣持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者  
其意雖出於私其言亦未始不近理也後應詔再出  
卒以此爲小人所構亦不可謂東等無以致之矣第  
以志在匡時言皆中理所掊擊者皆人不敢觸之巨  
姦所指陳者事後亦一一皆驗是其事緣憂國不出  
求名故南宋以來儒者以忠義予之而遺文亦至今  
傳述焉蓋略迹而原其心也

魏序

余嘗與李忠定公之孫大有爲友得其家所刊陳公少陽  
文集稗類既詳今又得三山孫君遇正鳳所輯益加詳焉  
嗚呼自吾國家有敵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  
李清卿唐元任諸賢皆死節之著者其次則如蔣興祖張  
確朱昭郭許朱友恭等之義不苟生其次則有忍死於敵  
而卒能自明三者雖不同歸於全其身爾矣至於平居不  
與榮祿緩急不當事任而勇陳大計連拄巨奸之歿弗移  
如陳歐二賢則又人所難行者焉大過之過曰過涉滅頂  
凶无咎蓋於事爲凶而於義爲无咎然則甯爲陳歐而不  
卒與其爲董蔡汪黃而卒也君遇夙號多間加游淮楚兼  
客京口嘗訪陳公故居得其言行甚悉既爲之譜系併以  
思陵壽後詔旨臣僚奏陳壽輩題識與范傳李記列諸篇

帙非惟著國家育材之功卽以章聖祖悔過之美意集凡  
若干卷如左宋光甯戊戌正月之吉魏了翁萼父撰

孫序

少陽先生以身殉國與日月爭光照曜千古此其不朽豈  
待立言其言亦何待於序況有大儒魏文靖公已序其端  
俟學豎儒何能贊一辭但愛其人者及其屋烏譬之景星  
卿雲雖餘暉散彩尙欣一覩况先生之立言卽其所以立  
德立功者今先生之文將泯而僅存僅存而又將泯則存  
之者之苦心不可不念遂不能無言使覽斯集者念其存  
之之難起敬起愛不忍以爲覆瓿跋燭之用庶先生之文  
可常存而不泯如禪家傳法囑累之意云爾翼惟吾邑叢  
祠梵宇徧境内獨先生無專祀亦無收拾其遺文者豈龍  
逢比干果非俊物抑東家某視之邪正德乙亥去先生已

三百年先曾叔祖中書舍人思和育始請於直指葉公忠  
而爲之特祠又求所謂盡忠錄屬太史陳魯南沂編次行  
世於是吾邑始知有先生文然所刻者亦非李忠定家所  
藏舊本而所謂譜系范傳皆不存且以先生詩文與詔旨  
章疏先後錯雜失編次之體刻未四十年島夷入寇板尋  
遭燬於是吾邑復不知有先生之文卽僅有存者不過覆  
瓿跋燭之餘而已攷文靖公序所謂稗類尤詳者乃孫君  
遇所輯而先生弟南行狀乃云先生有詩文數百首經兵  
火不存文靖去先生不遠其言不應相左及檢馬貴與經  
籍或有歐陽修撰飄然集六卷而獨無先生集始知文靖  
所序孫君遇所輯乃刻於光甯朝至勝國時已不存矣翼  
髮始燥卽知先生名及游鄉校拜先生祠低徊不能去每  
從親知訪覓遺文及於宋元諸家文集至稗官野史有一

少陽集序  
語及先生必采摭無遺始得書疏詩詞釐爲五卷爲先生  
正集又綴當時詔勅劄記哀挽題跋五卷爲附錄共十卷  
或曰附錄不皆馴雅宜加芟削竊念先生行實史傳不少  
概見若非當時記載如李嘉仲之贖屍陳司諫之論薦許  
右丞之哀詞暨高孝甯理四朝諸公之題識則當時情形  
安得至今指畫如在況凡景附先生皆秉彝好德之心豈  
復論其文之工拙法得牽連竝存以垂不朽翼藏此橐幾  
六十年犬馬齒已踰大老至恐一旦溘先朝露使先生之  
文僅存而復泯則後死者不得辭其責偶因語次及之言  
未脫口賀甥日獻請獨肩其事蓋日獻素勇於義且憐予  
老故亟成其志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云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若日獻者其善忖予心愛而能助者與是不  
可以不序天啟五年龍集乙丑日南至邑後學壽鄉貢進

士太學諸生孫雲翼拜手敬書

賀跋

少陽先生吾陽一人非獨其節千古也其文亦必俱今舅  
氏新之令天下知少陽先生者吾陽人也後學賀懋忠識  
祁序

嘗讀漢書鮑宣傳竊歎太學者清議所繫不可犯也然其  
時太學諸生以感司隸義出死力救之爲司隸非爲漢也  
卽不卒而灰亦爲司隸灰非爲漢灰也若宋少陽陳先生  
則不然當是時寇騎從橫臣降主辱所恃以聯未斃之人  
心者獨一李忠定耳先生與忠定無半面交特激於大義  
慷慨上書欽宗稍用其言敵人已爲膽落又力阻高宗南  
牽豫柏人之讖汪黃怒其侵已卒殺之先生灰而偏安之  
局成偏安局成而忠定遂終不用矣忠定挽詩曰誰使崔

君論盧杞更無慶忌救朱雲又曰血沾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可謂知先生之心者世見先生從容正命服其鎮定不知氣節早裕於爲太學諸生時攷行狀宣和初朝廷命太學生習雅樂事竟將官之搢紳子弟多負綠備列先生時爲齋長獨力辭又宋制太學上舍積校已優而舍試入優等者釋褐補太學正錄欽宗以先生忠義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率舊典非異數也先生復力辭又不肯以上舍積校取官謁告歸就鄉舉孫禹見雲翼日以資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卑以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窄世固未有以太學生而近就鄉舉者出處之際不苟如此皖李君振綱李君鴻司校丹陽訪求遺集念舊本僅存恐家湮沒釀金重刊之以序屬寯藻先生大節表表無事綴陳茲據其出處本末揭之卷端蓋必有平日之

志操而後有臨時之忠憤又不獨先生爲然矣道光十有九年夏六月壽陽祁寯藻謹撰

李跋

宋贈祕閣修撰陳公文集十卷列入四庫書目民間藏書家寶之不多見也丹陽爲公故里綱以道光庚寅秉鐸來此敬謁公專祠悉其子孫族甚盛訪其遺集不可得每與邑紳士言之以爲公名不列朝籍而目擊時艱忠憤感激以身殉而不悔此古之所爲義士其著作必有出乎流俗者而遺集不彰此邑後學之責也已而聞劉君時庵向藏有鈔本亟取讀之竊見其文論事不苟忠義之氣流溢豪楮間在宋人中不媿作者原不僅以人傳也爰謀爲重刊其後裔陳氏在學諸生若燦若灝若錫等亦皆志切顯揚捐貲得百餘金邑侯江右呂君及諸寅好與邑紳士



復附益之以今年八月設局於學舍四閱月而告成爲文  
四卷詩一卷附錄五卷嗣復得東氏校本乃更加參訂訛  
舛者正之闕遺者補之工竣謹綴數語以誌顛末於後任  
事者爲副貢劉時庵會恩孝廉周西賡王瓚孫文舫清達  
孫小韓成章副貢蔣芎農圻優貢林午亭烜文生楊寶汾  
鼎皆邑中佳士例得備書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嘉平既  
望皖浙李振綱謹識

李跋

丹陽古多文獻漢時包咸韋昭皆有功於經學至宋而葛  
滕仲著丹陽集二十四卷其文明於典禮達於史事若竇  
從周受業於朱子尤能爲學者之言皆傳於不朽者也而  
至發乎忠義志在匡時其言實有關乎治亂存亡之故者  
則有少陽陳公公以諸生伏闕上書痔摘童蔡後彌汪黃

奮不顧身頗近位卑言高之罪然當是時外患方深小人  
擅國宋勢危於累卵君子目擊時艱不得已而慷慨言之  
以冀上之一聽爲國非爲身也其又可少也哉嘗觀宋自  
靖康以後賴宗澤李綱趙鼎諸公勉支大厦其文章不必  
與蘇歐並論而忠簡梁谿諸集皆光明俊偉可與日月爭  
光少陽名位不逮諸公其忠義之氣愷切之言則同時一  
轍也公向有少陽集十卷已列於 國朝四庫而民間見  
者絕少鴻至丹陽曾謁公祠以不見遺集爲憾旣而劉君  
時算出其藏橐楊君寶汾與邑之諸同志及公之後人謀  
剗劂之欣然共舉以戊戌之冬告成爲詩文及附錄若干  
卷鴻得而詳讀之益知忠言至策實中當時如是而不見  
用不獨爲公惜正爲宋惜也夫忠憤之人救時之論本不  
於文章求工拙顧其文亦明健通暢無愧作者然則是集

將與包韋諸賢並傳爲丹陽之文獻且不獨爲丹陽之文獻也謹以數言綴其末云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嘉平既望皖懷李鴻謹識

劉跋

宋魏鶴山陳少陽文集序云李忠定公孫大有所輯後又得三山孫正鳳輯本較李本加詳遂梓以行世明孫雲翼刊本序云鶴山刊本元時已無故未見其書 四庫全書提要云丹陽集宋陳東撰此鈔本出於大興朱筠家共十卷崙五卷東自撰後五卷皆後人採輯題跋之文歲癸酉金山文崇閣曬書余見其寫本無所輯名氏歲乙酉得其裔孫宗祠集字本崙五卷後五卷大略相同序文爲長沙陳鵬年所作提要云兩朝間見錄亦東撰已著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宋有丹陽集爲丹陽葛滕仲文集載於

簡明目錄因改爲少陽集並載於集部丙戌獲見明孫雲翼輯本其甥賀懋忠捐貲所列崙有孫賀兩序較陳氏集字本多十餘條卽鈔錄副本藏於家歲丙戌仙垞桂卿兩李學師以少陽公忠義之氣不可磨滅明孫氏刊本流傳於世者絕少板片亦不知落於何所迺集同人謀捐資刊以壽世兩學師刪其不甚切少陽公者數條增其崙人孫本所遺漏者數條後人所未入者十數條顏曰宋陳修撰文集仍爲十卷少陽公宋太學上舍生修撰宋高宗所贈官也修撰一集不與少陽公忠義之名同傳不朽哉道光歲次戊戌十二月中泮邑後學劉會恩謹跋



少陽集目錄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答趙子崧書

家書

自贊

跋蔡君謨茶錄

卷五 詩 詞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詩

詠雪三十韻 存二韻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繇酌別一章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季明春日同游兼勝亭因憶往

時聚會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不數觀也得詩五律

三首

次韻同舍李冲壽夜坐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光明主簿

虞章

挽彥雋母二首

潁川二絕

次韻石士繇惜別

次韻邵予可彈琴二首

與士繇游金山翌日分袂二絕

題吳公輔菴

索友人春茗

送友人喪二絕

徐氏哀辭代作

和邵與可賣俸豆

謁王樂道之子聞方飯絕客口吟一絕

詠桃菊一章

春日偶題

跋黃魯直買米帖

尹館作此覓酒召李順之同飲

送黃仲達歸溫州仍寄諸友

謝溫州黃仲達送鄂州瓜壘

夜飲二絕

秦刷子 詠夾竹桃

西江月 春思

驀山溪 元夕

西江月 七夕

卷六 附錄 列傳 行狀 薦劄 省劄 書

宋史列傳

南宋書列傳 補

行狀

少宰吳敏乞用陳東劄子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

知海州洪擬乞召用陳東劄子

欽宗省劄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書

京口耆舊集傳

卷七 附錄 記 詔劄 奏劄 雜記

李猷贖屍記

尚書葉夢得上陳東死事劄子

御旨

賜錢詔

諭宰執

賜田勅

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誥

加贈陳東朝請郎誥

臣僚論汪黃劄子

周暉清波雜志

周密癸辛雜志

又

戴埴鼠璞

劉時舉續資治通鑑

畢沅續資治通鑑

葉紹聞四朝間見錄

嘉定鎮江志

補

至順鎮江志

補

光緒丹陽縣志

侯補

南宋文範

補

墓攷

又

補

岳珂桎史

論祠額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補

卷八 附錄 哀辭 贊 挽詩

哀辭

許翰

讀許右丞哀辭

鄂國劉相

又

曾季狸

又

汪應辰

間公上書賦質同志

劉宰

書遺墨後

劉宰

象贊

劉宰

挽詩

李綱

又

趙時黎

又 閣本漏鈔此從李本補錄

張光

又

何元泰

又

王之桎

又

葉忠

又

潘之彪

又

吳澄清

又

虞素琴

題少陽祠三丹亭

葉沂

謁祠

姜兆錫

又

楊應詔

又

王用賓

又

健菴道人

又

陸深

又

張珍

又

姜士昌

又

丁鴻陽

又

沈德潛

又

湯寅

又

荆楮

拜墓

潘之彪

又

張九徵

又

孫應奎

又

陳表

卷九 附錄 序 記 墓表 祭文

盡忠錄序

李大有

又

楊一清

三賢堂記

陳摹

祠記

劉宰

又

邵寶

清忠祠記

姜寶

祠記

虞素琴

墓表

林魁

墓銘

胡天游

祭文

葉忠

卷十 附錄 遺跋

跋遺事

劉宐孫

又

周必大

又

孟忠厚

又

劉桀

跋家書後

陳南

跋行實

李統

跋奏議

楊邁

又

樓瓘

又

胡攀鱗

又

樓鑰

又

泰州野人

又

周鑣



跋弟三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跋哀詞補

王遂

劉宰

邱應雷

李憲

朱承祖

高世奇

趙與言

趙孟迥

詹元鼎

許炎

朱文炳

祝允明

周必大

跋遺藁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潘彙征

樓申之

李大同

黃震

譚粹古

陳垣

羅愚

許元實

劉希仁

吳潛

衛玠

桂如虎

任袞然



少陽集目錄終

少陽集卷一

宋陳東撰

書

登聞檢院上欽宗書

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畱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百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畱以遺陛下又況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為

少陽集卷一  
陛下先誅所謂奸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不捐軀效死爲陛下用於是有賢才如八元八凱者可舉而用矣夷狄何足患哉欲知奸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勔之徒是也臣等謹案蔡京罪惡最大崇甯初太上方恭默聽斷起京間徵之地擢寘宰司京天資凶悖專權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儉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藏禍心實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知洞照其衷奸計敗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

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間頃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其奸狀故此數人者爲京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怨之緣京用事奸人竝進王黼相繼爲相位至公傅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君上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厭奸賊狼籍縉紳不齒觀其所爲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實啟之是時童貫實尙其謀貫本與京結爲表裏因京偕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進封王爵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閹幸庖人防團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謬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千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朝兵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蓋嘗聞之邊人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爲貫親隨厚

賞先及夫以師之目日常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繫焉貫身去敵嘗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以見敗副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埽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何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詭假忠行佞籍賢濟奸盜我儒名高自標下士大夫盡出其門端人正士往往望風疾走而避之亦有不卒而遭其點污者一時苟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應響黼爲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皆師

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間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擅權乃敢僭擬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焉可勝寒心頃歲李彥以按括民田案行河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任州郡據廟堂坐使監司郡守列侍其旁而列侍之輩咸籍彥進不敢輒違臣等間中間曾有人詣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李彥凶燄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當職官吏稍有違忤卽諷監司拮據他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鬱而死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知其幾愁歎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尅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

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億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案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夤緣入仕交結闔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燄可炙出入禁闈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爲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句當公事爲名多挾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騷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四散遣人盡行搜括士庶之家一花一石墳墓之上—松—柏輒用黃紙緘題以充進貢徹民屋廬削民塚塋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跡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實生其閒必作威福逼脅官吏期於必取閒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上之

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而後已由是致人顛陷陷溺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勔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毒後相繼誤我上皇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滋起兵革不休遂致夷狄交侵危我社稷太上哀痛情實切至毒日詔書一出觀者如堵婦人孺子亦常流涕臣竊謂太上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疑惑蓋京等平日收恩於己斂怨於上毒此罪狀未白天下不無歸怨於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何以慰太上之心雪太上之譴以解天下之疑而況今日之事王黼實專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實費枝梧是致陛下新卽寶位遽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憤究其所由蔡京壞亂於外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

少陽集卷一  
四  
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  
遼金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賊者異名  
而同罪伏願陛下乾綱史決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市  
朝與眾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果成於  
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  
內勢六賊不滅國威未振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  
又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於  
竄逐禍胎尙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  
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羣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陛下誠不可  
不畱神也而況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  
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  
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於茲常恨未得  
上方斬馬劍斷其腰領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楊戩

雖死願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塚暴其骨以解天下之怨  
憤梁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間邊師成實有助焉朱勔  
以奇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  
死蓋當時用勔建議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此勔當如  
何乃有稍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勔父子遽先眾人  
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  
去歲東京盜起斗米千錢民兵缺倉中外憂之彥乃發錢  
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東京以規厚利每日太上詔罷  
西城所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尙欲強占不肯交割  
及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如此尙復可容臣等  
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於今  
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黃蘊崇之絕其根本勿  
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戎狄背叛正爲此六賊者起陛下

其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  
山未必有以籀口牽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赦而不  
誅卽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受禪  
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  
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爲悖逆太上初立陛下  
爲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事何與京  
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邪此大不然者願陛下亟  
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決策親征以威醜虜彼雖跳梁  
不遜豈無一念契丹晉日澶淵之禍乎臣等竊謂親征之  
詔一出虜人心寒膽落矣議者或謂兵食不足未可輕動  
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卽位天下歸心今更誅此六賊以快  
其憤輒不效歿爲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不  
能捐軀報陛下邪況聞比日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

時忠勇精銳之士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  
去而其財用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籍沒六  
賊及他宦官牽臣素冒錫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  
患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大  
計獻於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歿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登聞檢院再上欽宗書

靖康元年  
正月六日

臣伏讀今月一日詔書自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嘗許實封  
直言得失臣牽遭不諱之朝遇從諫如流之君正臣子知  
無不言之時也臣竊自太上皇已出牽毫社而蔡京父子  
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  
引太上迤邐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  
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餘悉取給焉然其風聲氣俗素  
尚侈靡天下貴驕之人往往動心京勔父子及貫等黨與



少陽集卷一  
六  
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於遊宦  
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劬父子  
尤專二浙江淮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豪  
強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京父子平日善收私恩近除發  
運使宋暎是京子攸妻黨京卽委暎占奪官舟載其家屬  
貫舟出討方寇市恩亦眾兼聞善養死士自爲之備臣肯  
日上書言六賊罪惡已嘗及此數賊罪大難掩公議弗容  
自知不免反怨朝廷黃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恐此數賊  
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  
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  
有又聞京劬父子欲歸於湖中恐歲月之久東南又有數  
郭藥師矣其爲患豈夷狄比哉此實宗廟社稷莫大之計  
不敢默默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

正典刑仍乞檢會臣肯書一併行遣卻別差忠信可委之  
人扈從太上肯往亳社度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又  
況天下之事禍福之機藏於細微辨之不早噬臍之悔何  
及臣願陛下無小不忍也臣不自揆度以區區布衣之賤  
敢言及此罪不容誅臣俯伏以俟斧鉞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書

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

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學諸生等伏闕下上  
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等六賊罪惡乞行  
誅戮又於今月初六日獨詣登聞檢院上書言京劬父子  
及貫等挾太上皇帝南去竊恐也遲渡江假籍威勢遂生  
變亂乞追數賊復還闕下各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  
往侍上皇肯後二書至今未蒙盡賜行遣雖聞王黼李彥  
已曾施行然罪大謫輕未厭公論京劬父子釋而不問縱

之南去師成尚在親密之地中外疑惑臣竊謂朝廷方因  
夷狄之難未暇議此以故未敢再有申陳然今日事勢之  
急殆有甚於夷狄者況夷狄之兵皆由羣賊誤上皇所致  
今又挾上皇於危急之地臣豈敢尙爾默默臣昨日聞諸  
道路之言曰高侂近收其兄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  
不欲再邁復爲數賊挾之而奔沿路劫持無所不至上皇  
歛會起居不得自如數賊阻隔甚嚴除其黨與之外不容  
他人輒得進見雖高侂被宣欲進亦復艱難上皇行至泗  
州又詿傳上皇御筆劄付高侂令只在本州守禦浮橋不  
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橋而南以赴江浙其隨駕衛士盡爲  
羣賊斥之而回間方過橋之時衛士攀望上皇車駕失聲  
號慟童貫遂令勝捷親兵挽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自橋  
墜淮者凡百餘人高侂父子兄弟在道倚僅得一望見上

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羣賊在側上皇氣  
塞聲咽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臣雖至  
愚粗知忠孝傳聞此事不覺涕淚流臆爲陛下憤陛下父  
慈子孝天人之所共知上皇今爲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奸  
臣賊子一至於此可勝寒心此臣所以汲汲爲陛下言之  
也蓋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皇隨行之臣如宇文粹中  
又是蔡京甥婿其弟虛中間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  
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喚蔡攸之妻黨也出領  
大漕專數路金穀斂徵之權童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朱  
勔有一鄉附己之眾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南渡  
卽恐振臂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奄有沃壤之饒東南  
千百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傾陷陛下父子使之離間非  
特聖孝之養阻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難言者臣竊謂今

日之勢夷狄非所患所可深患而圖之不可少緩者正謂此爾陛下何尚不忍於此也臣知之矣必是梁師成陰有營救致陛下未得奮發英斷臣請申言師成之惡臣每得之縉紳之言曰師成爲人真是奸佞自其容貌觀之似不能言者而稽察其衷陰險禍毒最爲可畏盜我儒名外示廉靜其實招權怙勢侵我綱紀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臣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以歸諸己故宰相大臣秉持國政必惟師成之命是從王黼事之不啻父兄蔡京父子趨事不暇師成氣燄傾管朝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至如文章之事責在詞臣朝廷典誥各自有體師成必欲其文悉如己格或一背違輒行譖斥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大夫所持以自異者無如及第出身人主所籠絡天下英俊以求將相者正在於此而師成乃薦其門吏

使臣儲宏兩次特赴廷試賜第唱名宏自登第之後依蒞使充使臣之役卽是天子臨軒策士止可充師成趨走輒役之吏爾非特以左右奴僕玷辱士類又所以輕侮朝廷選舉之法宣和六年春上皇親策進士八百餘人皆以獻頌上書爲名特赴廷試率多師成之力盡是富商豪子先曾進納及非法補受官職士大夫不齒之人或白身不足以應進士舉者間每名獻師成錢七八千縉紳成便與奏請特赴廷試之命師成所薦既眾卽又轉合張補等將上其他權幸遂相效以貫利師成實啟之每遇賜第唱名之日師成必在上側臨時奏請妄有升降以害公道在廷之士往往解體國家選舉之法爲師成壞亂幾至埽地此事縉紳士大夫上至朝廷之所共知第畏師成不敢言爾師成平日受四方監司郡守以下餽遺不計其數又創置北

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擅建官吏贖立工徒以進  
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糜費百端京師土木之工  
窮奢極侈往往師成實董其事因而偷盜官錢不知紀極  
儻不察其所爲而惑其足恭詎僞必以爲真能廉靜者此  
所謂以直濟佞以廉濟貪大佞似聖大詎似忠者也臣又  
聞師成在內朝善觀上意所向隨向隨轉每以其性取之  
夤緣爲奸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浸淫  
害人而人常耽嗜無厭不覺遭其害也臣恐師成今在陛  
下左右浸潤彌縫無所不至陛下離明獨照洞察其奸必  
不爲其所惑然師成與貫結爲姻家京黼勳彥又其積年  
之朋黨盤根錯節牢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尙存深念陛  
下威福之柄未免竊弄於此人之手羣賊等輩尙爲奧援  
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以慰太上之心何得爲哉

數賊罪惡貫盈陛下素所備知不待臣區區之說臣奏書  
所陳已可概見臣更請以比日所聞爲陛下言之焉此上  
皇傳位陛下蓋其聖志素定非臨時倉卒之謀惟此數賊  
實嘗撓之而蔡攸者沮遏尤力賴上皇聖明獨斷志莫之  
奪贊襄之力吳敏有焉陛下謙遜之際間數賊密請鄆王  
皆來至殿上而師成實爲謀始比至事定自知失計乃爭  
言曰太上之志我實成之吳敏之策我實授之定策之功  
我實有之人臣要君莫此爲甚天下共知數賊之心久欲  
不利於陛下方陛下在東宮之時各懷異意欲伺間隙於  
是楊戩亦同其謀臣奏書已略言之矣又見比年都城婦  
女首飾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爲飾甚至男女衣著幣帛往  
往織成此事皆是師成倡爲讖語以撼國本羣賊和之更  
相誇尙以動天下之心忠臣義士切齒刻骨非一日也迨

今傳位之次復肆奸謀其謀弗成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始終陰慝有如此者又況蔡京久事上皇素有異心童貫蔡攸近爲敵人結爲內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反狀敗露遂卽逃遁朱勔父子勢傾江湘已二十年矣今此數賊同挾上皇而去亦恐素志勿悛未必肯利於上皇也萬一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陛下將何以處之願亟圖之無使滋蔓難圖也臣竊以今日夷狄恣行侵侮而我上皇哀痛罪己至避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親近用事之人不問有罪無罪率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爲君分諉也豈有其君痛自罪己而一時巨臣偃然自若略不知悔則舟日之事咎將誰輒矧今夷狄之釁實自數賊啟之不知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遠遁使之幸免邪或尙使之出入禁闥而無所忌憚邪江湘之變蕭牆之禍不可不慮陛下

若欲正厥典刑當自梁師成始不然則朝廷之上動輒掣肘事未可圖也臣願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爲無足採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陛下始試行之仍願陛下速降德音往上皇行在告諭一應隨行軍兵錫以厚賞各使悉心協力衛護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臣恭賚陛下親筆奏請往迎上皇早還京師度使不負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復全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爲此書而或見詰曰上方以夷狄爲患子獨不能獻一謀策以爲上計而乃汲汲於舟日之事毋乃不知舟後緩急乎臣應之曰此大不然者夷狄之患止於手足羣賊之患實在腹心腹心疾去元首自全手足浮疴豈能爲害今夷狄所欲大則土疆小則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疆得之甚艱何忍棄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不鑒之城下

少陽集卷一  
之盟不足守也豈不知之千里襲人未有不亾者也今賊襲我越數千里其亾必矣尙何疑之有師克在和不在眾同心同德和之至也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將相大臣輒不從之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醜陋又何難焉此在睿謨必有以處之矣如臣書生豈敢妄議臣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事係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靈莫大之計臣謂今日之事惟斷乃成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卒陛下雷神薦瀆天威罪當萬死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翼案宣和間謂婦人有標致者爲韻至施之衣者曰韻穎果實日韻梅調曲日韻合乃梁師成爲鄆邸倡爲此也識

少陽集卷一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少陽集卷二

宋陳東撰

書

伏闕上欽宗書

二月五日

臣等間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妒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神智翊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

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其餘  
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  
乎今又間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爲邦  
彥等擠陷蓋綱起自度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  
其成功臣等間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  
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敗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  
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強奇謀祕計豈可遽  
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  
幸茲豈誠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  
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  
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歿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  
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唱之百官有司羣起  
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闐然騷動弗安其居至間羣臣勸

陛下也幸則中外向向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  
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邱墟生靈已遭魚肉  
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  
不惑羣議斷自聖智特從綱請中外間之雖愚夫愚婦莫  
不舉首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  
邦彥等譖誣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  
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  
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  
可上皇決之羣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  
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  
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  
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卽寶位遠有變亂之虞慄  
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竝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以謝

少陽集卷二  
君父而適當此危急之際尙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  
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  
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毒非以逋罪咎牽綱小失因  
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將未可知  
若謂虜人眞欲請和則既和之後尙敢攻我京城縱兵四  
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臣乞叛變  
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間陛下信任李綱自知  
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籍口以沮  
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  
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  
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間朝廷又欲增與騾馬  
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尙執壽議必  
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

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  
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復都洛陽乎且如太原  
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  
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今棄太原則  
長安去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  
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眞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  
地之請矣朝廷甯屈己增弊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  
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  
不忍棄也今陛下卽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疆土不  
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  
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敗盟否竊恐口血未  
乾已引兵南向矣自大梁至長安旣不可都必將遷之金  
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



少陽集卷二  
三  
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邪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棄之邪其意不過欲紓日昃之急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昃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日見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羣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是邦彥等黨與昃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昃日乃間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覲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眾心不平豈

有天子欲用目目之官而宰相大臣昃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以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楫爲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爲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數年不用昃日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

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興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閒之術乎若因邦彥等譖誦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牽陛下卽反旣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咎魏文侯合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誦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王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敗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詎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閒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

難任度之爲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旣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仁處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闔外之事盡付种師道實專之内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存亡俱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閒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

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  
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  
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辭誥命上欽宗書

四月十日  
六日

臣於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勅一道賜臣迪功郎同進士  
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尚書省乞敷奏追  
還成命者契勘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在學諸生  
伏闕下上書乞誅奸臣蔡京等六賊又於今年正月初六  
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帝南幸申  
言六賊之奸又於二月初五日再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  
書乞錄用李綱并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  
謀而同者十餘萬眾扣闕號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  
誅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

相知忠孝分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以希朝廷恩賞今來  
遽被寵命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出自科舉肄業鄉校  
十有一年貢至辟雍升入太學又十五年矣臣未嘗不欲  
仕也惡不由其道巨嘗見仕宦之家或因父祖官至使相  
子孫遂補文資多方結託求賜出身及一時權幸叨冒官  
爵之人初未嘗知書而識字亦自有數自知名位穹崇不  
厭公論幸多干求出身之賜如此之類溷濁縉紳躡等妄  
作眾心不平臣每遇此輩心甚蔑之竊謂一旦官曹澄清  
眞可付之一笑臣正月三十日檢院上書已及其大略矣  
方欲再有申陳欲朝廷以僭名器清流品爲先務而痔日  
一切濫冒進者盡乞改正追奪然後已臣今豈敢躬自蹈  
之而於學校科舉之外妄受官邪況臣伏闕上書豈是得  
已之事事干宗社大計勢危情迫急欲上聞意謂天子深

居九重之中堂下千里門庭萬里已是隔絕况登聞檢院等處去門庭有遠者則韋布芻蕘之言豈能遠達乎臣等諸生輒計議之咸謂叫號帝闈度可卽達此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今年二月初五日臣等兩伏於闕下也十二月二十七日所言奸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侮慢中國上皇遜位而去陛下新卽寶位遽遭北虜之憂事至於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謂陛下卽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況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罰明而國威立則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誰敢懷奸誤國如京等邪夷狄間之必望風遠遁矣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彥等而復畱李綱蓋於初四日早間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

恂恂可畏臣等深恐一不測之變瞬息竊發竊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爲陛下言者故乞亟復用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又臣等以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宗社大計奮不顧身爲陛下言之豈敢於此僥倖官爵况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等六賊正在朝廷二月五日邦彥等七奸亦方用事臣等以一介布衣觸忤權貴命如綴旒兼王時雍攜開封府劄子數人及兵士持器械者數十人至闕下意欲僞誅臣等又王宗澣亦欲以殿前兵來殺之臣等知有宗社巨知有陛下旨曾何此之神是日若非陛下親降詔旨命大臣遣中使宣諭臣等則臣等皆卽歿於二人手矣臣若覩覩恩賞豈敢力抵秉政用事之人而致身於斧鑕之間乎王時雍當時在闕下宣言謂臣等以布衣劫天子臣今受爵命則

少陽集卷二  
是當時合眾以要陛下果中時雍之言萬一朝廷或聽時  
雍之說臣等必有餘罪兼宗澧時雍各嘗出榜學門指伏  
闕上書爲意欲作亂一日當行軍法二日當致極刑又時  
雍受李梲之屬欲根治諸生皆置於法蓋聞喻其鄉人之  
在學者使之逃避乃差下捉事人數百輩欲掩不備盡執  
諸生誅之若非陛下急賜止絕臣等諸生幾無噍類宗澧  
時雍又日遣人在太學察視諸生動靜至今不絕使一學  
之士惴惴然不得游息於其閒二人各騁私忿如此安知  
陛下之待諸生正不爾也臣又嘗見尙書省榜示吳敬劄  
子申雪李邦彥之冤謂邦彥主和議用李鄴以成功乃引  
高歡事陷臣等於叛逆之域臣等本欲以忠義報國而乃  
爲敬時雍等歸以惡名臣等諸生日夜憂阻苟不能泐洗  
此名則萬世之後不免得罪於名教臣豈宜更因此以受

官爵不知朝廷當時待臣等如此今乃遽欲加臣以官何  
舉措不審如是邪臣又聞近日大臣與李綱論事不合乃  
指臣等當時伏闕與綱結託臣等諸生傳聞此說不勝駭  
歎綱於臣等何有私情兼一日之閒十餘萬眾豈人力所  
能遽集此固不敢以口舌辯也然臣獨惟今諸大臣往往  
皆陛下所倚信陛下興衰撥亂宵旰不遑之際正當愛惜  
寸陰若救焚拯溺然頃刻不宐少懈今乃上恬下嬉猶多  
暇日反汲汲薦臣以官臣之官與不官何預國之緩急臣  
願大臣緩其所緩急其所急同心同德勤勞國家助陛下  
大有爲於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退小  
人進君子修改事攘夷狄今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  
政事未甚修而夷狄未易攘也方今天下事無大小罔不  
盡弊正須振頽綱起廢事刮磨整齊之然後可奈何猶坐

少陽集卷二  
視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大患有二焉陛下不斷大臣懷私此方今之大患也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威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公道不行則雖有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也已臣何以知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尙道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之憤自崇<sub>簡</sub>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神器動搖國本天下共忿之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十上兼近日言者備疏蔡氏父子之惡眾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誅殛之也所以未能斷然不疑者豈朝廷之上有爲之營救者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往往傳會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

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大臣如此陛下當細察之勿以其有可錄之功而遂忘其所可疑之言臣若見之當面折之曰陛下方欲大明誅賞彰善瘴惡以成中興之功宰執大臣各當赤心以助陛下何苦懷一蔡氏害國大計邪不過以謂管致身於此卵而翼之蔡氏之恩不可忘也抑嘗回首思之乎蔡氏所以恩我者朝廷之官爵目今不負蔡氏卽負朝廷二者必有一焉與其負朝廷孰若負蔡氏況於蔡氏何負之有傳曰大義滅親古者人臣之用心也苟事干天下國家雖父子不敢相隱故舜殛鯀而禹不敢致一言之救石碯亦不敢輒私其子惡也況朋黨乎臣等書生痔此上書無慮千百輩其間豈無蔡氏鄉黨親戚故舊然公議所在不敢私也何宰執大臣乃欲懷私害公黨奸臣而忘君父乎陛下在東宮時固已備知其罪不待人之言

也臣請摘其包藏禍心不可遽測者陳其一二臣謹案蔡京用事每有異志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於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都者素號朝天門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爲天下朝己之讖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爲退送意謂送者宋也欲爲退宋之讖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兵民而決興化之水動皆不軌致姪侯之告變而繆爲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直以妖術附之張大臣竊議其惡尙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存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於複道曲河相通宮禁脇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縣主爲帝姬宗姬族姬此其用意尤彰彰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乃使天子之女悉從己姓悖逆不臣有如

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爲范蓼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供備言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摠御史中丞余深實主其事二人乃京歿黨力爲掩覆凡文款及京者必令焚毀京遂牽免其後據深驟遷宰輒皆京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掩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己之言愚弄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漣客之心使其得遂厥志必爲王莽無疑牽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弟被遇三朝崇甯間京爲宰相卞爲元樞弟兄專將相之權國朝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殘可畏當時無敢言者京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俸冒恩寵二十餘年義當子子孫孫捐軀報國晝日邊報警急適在陛下卽位之初北顧驚撓不勝宗社之虞蔡京蔡攸乃與童貫朱勔等盡挈家屬強挾上皇南去使陛下父子離隔晨昏之

念日軫聖懷蔡氏父祖子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事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爲名乃獨留拱州已無心於上皇矣臣灼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中間伺兩宮之安危然後自爲之地也萬一陛下當時果從羣臣之議決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爲賊用京固知夷虜醜類必不能久有中原虜去之後必乘勢據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以償其素志與其子孫朋黨內外遠近更相應援陛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或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黨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奸計每每著聞京弄日在拱州日夕飲宴聲樂不絕比至謫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市城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朝廷爲意乎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九不可容者攸之爲人驕淫狠傲在家則無禮於其親在朝則

無禮於其君不忠不孝天下響聞閭閻淫穢復不可道招權怙勢侵亂朝政燕山之役放縱無忌蠹財殘兵不可紀極以致國勢不張盜賊得志烽烟四起東呼西應兵革不息天下騷然遂令夷虜承機亂我中國顛覆社稷殺戮生民至使陛下父子骨肉分離隔絕皆蔡攸首禍所致父惡不悛子惡更甚陛下尙有何恤而不肯首誅之乎其餘朋黨奸賊弄書已盡言之伏乞陛下亟誅蔡京蔡攸其他亦次第誅斥任用忠良憂勤國事以安天下之心以成中興之業臣愚狂妄敢違恩命罪當萬死俯伏以俟

鑣案畢氏沅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六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東辭不拜而歸繫於是年三月甲午案是日此稱四月十三日奉勅十六日上書辭歸較可信畢氏說誤



少陽集卷二終

順德龍鳳鏤校栞

少陽集卷三

宋陳東撰

書

上高宗第一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臣聞中興之主必有中興佐命之臣龍虎變化風雲感會然後能旋乾轉坤經緯天地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與創業無異而尤難焉然所謂中興之主者非中材守成之君也是必聰明睿智英特果斷足以用天下而天下之所歸向者也陛下是也所謂中興之臣非退縮謹畏之人也是必忠義慷慨剛明果敢足以任天下而天下願以為輔相者也李綱是也伏自二聖北狩僞楚僭竊天下皇皇不知所措雖愚夫愚婦朝夕祈響陛下立而李綱用未幾果間陛下即位首召李綱而相之天下之人悉舉首加額

以慶聖君賢相之出有志之士莫不願捐糜頂踵以赴功名之會如臣之不才尚亦奔走赴命之不暇臣七月十五日於本貫鎮江府丹陽縣祇受五月十日聖旨令臣發來赴闕續准尚書省劄子令疾速發赴行在臣於七月二十日起發八月十五日到行在入門訖仰惟陛下卽位纔十日輒下明詔呼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臣竊以陛下必欲問天下之言臣謹齋戒裁書以述天下之言欲擇日投進仰報陛下知遇之萬一而其書未及繕寫於十六日晚忽聞宰相李綱乞出尋聞陛下差人押出而綱卽復出省人情洶洶相顧失色咸謂李綱一出卽陛下孤立天下事去矣竊惟陛下大用李綱出自獨斷必知天下之人願綱爲輔相以佐命中興是陛下爲天下用綱也綱所以奮然起爲陛下用亦必知天下咸戴陛下爲中興主也

君臣相遇如此眞所謂千載一時宜乎聖賢相投人不得而間言陛下必推赤心於綱腹中信任之而不疑綱必披露肝膽以報陛下而不肯曲從苟合爲容悅計也元首明股肱良運天下於一堂之上而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就矣今綱遽然求退臣不知所謂竊聞道路之言曰綱所坐止以薦舉張所傅亮往河北措置邊事而所亮逗畱不進朝廷大臣有力請陛下罷此二人者而綱力爭此二人不可罷頗貽陛下之怒以故求去甚力臣竊謂君臣之間正當可否相濟期於事成都俞吁咈是乃爲和今乃僞爲進退何至是邪伏自陛下卽位李綱爲相亦既有日矣曾不聞有大設施乃始知方事形迹之嫌如此天下失望豈非有先入之言離間陛下之君臣乎天下共知黃潛善汪伯彥二人者自謂於艱難之際嘗有恩於陛下皆以宰相自待

甚不樂陛下之相李綱亦共知陛下艱難中得二人之力  
故用爲大臣以報之若以潛善伯彥眞可任天下之重陛  
下今旣相潛善矣如或復相伯彥皆以爲天下賀陛下自  
謂二人者與綱輒賢輒可以任天下之重而二人者自料  
果如何陛下必不肯欺天下而二人者亦必不敢自欺臣  
竊以爲方太平無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人主亦不可以  
私意用人大臣亦不當偷合備位況在今日正當持危扶  
顛興衰撥亂必欲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君臣之際  
豈當形迹之嫌容易進退而大臣亦豈當私意偷合於其  
間哉陛下若必許綱去必是不以天下之心爲心也綱若  
必去是不忠於陛下而負天下之望也黃潛善汪伯彥之  
徒若必欲擠排李綱以爲自進之計是不以君父宗社爲  
念而不畏天下公議者也若謂李綱用人時有過舉此亦

天下之所共知者臣方欲爲陛下言之然綱大抵足以係  
天下之心使綱不去朝廷豈復有弄日之變訪聞金賊粘  
罕嘗有言曰种師道已死李綱已逐可必取也綱在今日  
豈可一日而去朝廷乎彼綱舉用張所傅亮最合天下公  
論聞張所勇於有爲敢任難事傅亮知兵有智略而紀略  
嚴明二人者不可失若其逗畱督過之可也如遠欲罷斥  
是其事復中廢矣弄日之禍正坐朝廷主議不定用人不  
專狐疑猶豫遂致大變今豈可更蹈覆轍況閫外之事將  
軍主之將帥之任尤當專一自古帝王任將不聞從中御  
也況宰相大臣豈可懷私以害國乎願陛下坐照其衷謹  
勿許綱必解機職願且督張所傅亮弄日進仍多方應副責  
其成功黃潛善汪伯彥者陛下若知其可以大用卽用之  
以成中興之大業若謂艱難之中嘗得其力而二人者是

於陛下有私恩巨臣竊意當時不過勸陛下不進兵爲自全之策正陛下之罪人也非有恩者也縱曰有恩陛下但當以高爵厚祿處之於閒逸之地全係富貴而已豈可以宰相大臣之職報私恩乎天下之論咸謂綱一旦罷相陛下必以黃潛善爲左相汪伯彥爲右相矣而二人者又不過勸陛下幸金陵而已必無長策也陛下若一旦南渡則中原之地明日便屬他人矣臣所裁書詳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而金陵之利害亦在焉容臣繕寫續卽進呈方今天下之事可言者甚眾李綱爲相而論者亦不一陛下如雷綱在相位臣當一一爲陛下論綱之得失綱既去臣復何言臣與綱與潛善伯彥及所亮皆昧平生曾無半面臣所言非臣之言也天下之言也臣但聞天下之言謂綱可任爲相謂所亮可任爲將謂伯彥潛善若在朝廷必害

中興之業謂潛善在壽朝事王黼梁師成致身顯要號稱健吏若非陛下聰明必爲此人所惑今後何面目立朝稱大臣乎夫人主之職進退大臣而已願陛下謹重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以一介草茅之賤荷陛下記錄姓名首賜追召臣不敢不以天下之言報陛下想大臣必有怒臣之言者然但知不敢欺君父自歿生以之干冒天威不勝戰汗

上高宗第二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九日

臣於七月十日准知鎮江府延康殿學士趙子崧牒備准尙書禮部符及開封牒五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東令乘遞馬發來赴闕卽時祇受券件指揮尋卽治行七月二十日臣自本家起發二十六日渡江赴行在今月十五日入門訖伏念臣去年夏五月自太學請假歸省祖母母氏

退伏閭里未幾乃聞金賊再寇京城臣雖至愚粗知忠孝身任畎畝之中而乃心未嘗一日忘君父自冬徂春杳聞朝廷音耗引領北望日夕以俟國威大振賊虜殄滅夏四月迺知京城失守時事大變兩宮蒙塵九廟危辱金枝玉葉墮落虜營逆孽籍勢僭竊大寶羣邪輔之更姓易號臣始聞之不以爲信竊謂開闢以來[留]有是事唯五代石晉以契丹得天下衰弱不競大勢未嘗入手故不旋踵爲夷狄所滅我祖宗誕受天命聖聖相繼積禩憂勤深仁厚澤格於上下天意人心未厭宋德況今諸將之兵大會畿甸毋慮百萬自當左右奔後以衛王室豈容禍變一至於此誠不敢以爲信也比見陛下大元帥府檄書傳示四方始信果然臣與家人婦子朋友故舊鄉黨親戚田夫野叟相向而泣曰吾屬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今忍復事

異姓爲僞民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忽覩五月赦書知陛下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始與人人收淚相顧曰幸矣有生意矣再覩天日之光矣度幾其復見太平矣方欲求田問舍躬耕以奉祭養以全其生以盡其年如是而已矣豈意陛下側席幽隱首及賤微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臣雖不肖無狀敢不奮勵感激竭忠盡愚圖報萬一恭惟陛下卽位纔十日輒下明詔搜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竊謂陛下必欲聞芻蕘之言矣有君如是頂踵何愛臣敢請以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爲陛下言之在陛下處之何如巨處之甚易亦甚難陛下聰明果斷則處之易於反掌若優柔不忍則無可爲者矣臣謹具書一一奏聞惟陛下裁擇一臣竊謂天下之事何事最大二聖北狩鑾輿未還天下之人雖賤如田夫愚如野婦每有一言說及二聖必

少陽集卷三  
相痛哭涕淚交流又況陛下孝弟之至神聖所鍾想見思念父母兄弟沙漠之苦寢食俱廢臣竊以爲徒能憂思於事無益陛下必欲二聖鑾輿早還莫若慨然奮發英斷選將治兵示強以取若欲卑辭加之厚幣或遣使命懇切邀請卻恐示怯示我之怯益彼之強二聖鑾輿永無回日管漢高祖曾被項羽擒質太公羽謂高祖若不急下吾烹汝公當是之時使漢高祖畏怯恐懼哀鳴請命羽烹太公其理必矣高祖聰明優以智勝乃爲大言以壓項羽其言謂曰今我公者卽是汝公汝欲烹分一杯羹高祖豈欲人殺其父事勢迫切乃爲此言羽果不敢烹太公其後太公遂得生還臣願陛下今於金賊亦當慷慨以氣壓之壓之之術乃在陛下決策親征挫折虜氣使知陛下果是不怯臣妄意親征之詔一旦而下天下之人莫不鼓舞願爲陛下

效一死戰舒其痛憤兵威士氣必然大振虜人雖強豈不遠慮必奉二聖歸而請盟願陛下刻意圖此一臣竊謂當今之事何事最急用兵親征最爲急務伏惟陛下父母妻子諸父兄弟六親九族盡在沙漠陛下以一身孑然獨立於億兆之上宵衣旰食北顧憂思必欲報復夷狄之恥迎奉二聖鑾輿早還以成我宋中興大業用兵親征誠不可緩何以言之犬羊之虜意得志滿氣亦驕情彼必謂我已足衰弱不復可振今能掩其不備乘其驕情賈勇而奔一擊必勝若失其時噬臍何及臣願陛下勿憚用兵議者多謂今日之兵無可用者臣謂不然天下之兵無不可用只緣此將帥非人懷奸賣國挫折軍威欲戰之兵乃不得戰鬱憤喪氣至於解體如欲用之在陛下發舒其憤與作其氣憤或未舒氣或未作猛夫悍卒皆不能戰憤旣已舒

少陽集卷三  
六  
氣既已作懦夫孺子皆可爲兵欲舒其憤與作其氣正在  
陛下大明誅賞去年今春三軍在行皆願捐軀効死一戰  
柰何諸將率爲奸謀不肯輒出一人一騎爲國禦敵乃下  
令日殺虜者次偏裨小將有能率眾殺虜人立功者往往  
諸將徑行誅戮緣此之故三軍沮挫竟無鬪志天下所以  
鬱憤喪氣伏自陛下卽位以來天下之人傾心拭目日俟  
朝廷正厥典刑至今多時未賜行遣天下疑惑皆謂陛下  
欲姑息諸將失天下心臣謂陛下必不欲姑息此數人者  
失天下之心所以未正典刑罪在大臣不建明耳大臣所  
以未肯建明者豈以陛下爲大元帥時兵未嘗進有此嫌  
忌不敢發端是以一切主兵之臣得以籍口劫持陛下自  
道其罪臣竊惟之朝廷大臣何其無識邪豈不聞陛下向  
者爲親王時狂虜犯順恃強要質勢不可遏淵聖皇帝篤

愛手足不忍啟齒惟時陛下奮然請行略無難色聞嘗奏  
之淵聖皇帝曰爲國家雖死何害願勿以臣在軍中遂不  
用兵害國大計其諭朝廷亦爲此說天下聞之賈勇增氣  
咸壯其言仰歎聖質英特如此淵聖皇帝亦知陛下英斷  
果敢可任大事斷然不疑乃命陛下爲大元帥當時陛下  
致身於國及爲元帥豈肯畏避天下之人共知陛下數欲  
進兵耿南仲者竄走帥府剛執和議以沮陛下進兵之意  
又聞曹輔移文沮兵帥府官屬類多沮遏陛下失在聽信  
過當爲數人者惑亂聰明遂致聖意進兵不決不爲無過  
朝廷大臣乃欲陛下諱過自籠臣所不識自管聖人未免  
有過不聞諱也孔子有言某也夸苟有過人必知之君子  
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爲大臣  
者豈可輒使陛下諱過害國家大計臣願陛下特降詔旨

少陽集卷三  
自明其過示以不欺下不欺人上不欺天禹湯罪己不過如此遂使天下知不進兵不在陛下乃在南仲諸人之徒陛下優當大正典刑而誅殛之足見陛下不以私情而害國法遂使一切主兵之人不得夤緣幸免罪戾爲安撫使如范納爲經制使如翁彥國者四道總管趙野等輩及諸被命主命勤王之人竝皆坐視君父屈辱逗留不進朝廷大臣必備知之臣願大臣赤心至公以助陛下大正典刑其有進兵死事以及一切立功之人願加厚賞庶使刑賞既公且明天下之人莫不皆知自是之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晷日之兵不得戰者繼今以往竭力立功晷日用命不得賞者今當必得次第受賞天下之憤何爲不舒天下之氣何爲不作更願陛下哀痛之詔日夕繼下天下之人當知陛下坐薪嘗膽頃刻不忘夷狄之讐必欲一戰以復

其恥莫不捐軀効死以助陛下將見天下富者出財勇者出力智者獻謀懦夫孺子皆可爲兵更願陛下選將治兵奮然親征驕惰之虜一舉可滅恭惟陛下聰明英睿著聞夷夏天下共戴陛下爲中興主陛下若以身徇父兄天下當以身徇陛下二聖鑾輿指日可回中興大業指日可就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切勿輒爲怯懦之輩苟且其說惑亂聰明宗社幸甚天下幸甚一臣在外方間之道路其言皆謂朝廷大臣力請陛下遷都金陵有識之士莫不憂駭謂中國者必據中原然後乃能經制萬國號令天下自古以來帝王興起無捨中原能立國者金陵之邦本荆楚地後世偏伯勢不得已或遂都焉西晉板蕩河洛腥羶琅琊王者宗室疎屬用王導計移鎮江表愍帝旣崩因而就立是爲元帥初非特地遷宅於此自時厥後中原之地乃爲盜



少陽集卷三  
有劉石慕容攘奪僭爲宋齊梁陳終不得復東晉之初席未暇暖遽有王敦起而爲亂元帝乃欲歸避琅琊明帝英武克清大愍未幾蘇峻復起歷成康穆哀寢以衰削宗廟血食雖已百年子孫享國類皆不久劉裕二蕭以及陳氏其創立也亦必艱矣子孫不能長保宗廟社稷豈數君哉一無長策貽厥後人蓋以金陵地薄勢孤山川迫蹙不拔之基此非其所矧今二聖北狩未迴宗廟在京陵寢在洛陛下若聽左右之言遷都江左卽是陛下遠棄父兄遠棄宗廟遠棄陵寢爲自安計臣竊妄意勸陛下者必皆東南之人意在自便墳墓之奉俯仰之養不爲國家長久之策陷陛下於不孝不弟臣嘗聞之在眞宗時契丹入寇直至澶淵勢已迫近當時大臣有勸牽蜀亦有勸牽江南者皆是懷土自便之計宰相寇準獨請親征眞宗皇帝深燭厥

理遂從其請車駕旣至登城撫軍軍威大振射殺契丹主帥撻攬遂大破之自是契丹百五十年不敢南向蓋得眞皇親征之力臣願陛下決意親征亦用寇準已試之效如臣之末學智略疎淺豈敢不揆自方苟惟是陛下聰明英睿眞可勉力以繼祖宗金賊二帥亦撻攬耳何足道哉只苟此諸將畏怯無敢當之賣國縱敵遂致大變陛下若肯決意親征祖宗之心度其在此祖宗在天天必相之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坐薪嘗膽不忘夷狄皆願捐軀一戰自效臣謂一旦行營北顧兩帥之頭可效麾下竊願陛下尅意圖此勿爲東晉委靡之計臣近聞朝廷遣使奉迎神主欲往江南又見宗室遷居鎮江豈非朝廷必欲南去然臣又聞陛下降詔復還中原金賊再來與之決戰果然卽是神主不當遠去自古天子豈有不奉宗廟神主而獨居者

少陽集卷三  
九  
陛下親征願載以行武王伐紂文王載之車中王乃言曰  
奉文王伐不敢自尊臣願陛下奉若祖宗報怨金賊何爲  
不可又聞朝廷復請陛下南自襄鄧轉之長安臣雖至愚  
不足窺測廟堂之議然而鄙見陛下頃者先歸京師謁見  
宗廟慰安都人京師之人世世安處輦轂之地不識戰陣  
今遭兵火復失二帝攀戀悲思不能自處日夕引領願望  
陛下下車駕還歸陛下萬一徑爲他幸竊恐都人必生怨心  
乃謂陛下棄我而去臣願陛下早歸京師以定大勢鎮撫  
中外治兵選將速圖親征若以二聖六宮九族遠征之故  
願瞻宮闕難以爲懷必欲他幸亦須略到旋即他往仍須  
擇一二重臣賢有才德素爲都人所倚仗者畱守京師分  
兵四屯衛護宗廟然後可以保其無虞如或不然都人之  
心日夕惴慄安知其無英雄豪傑乘間而起畿甸之人誰

不附之以求休息并或金虜間我旣去謂必大怯卽必擁  
兵衝突而至據有京師皆能坐障東南糧道未必便無南  
睨之意陛下雖曰已居京師豈能轉輸江淮之粟以餉關  
中是宜先圖固此京師然後徐爲長安之計若曰便欲渡  
江而南自江以北卽非我有反在他人指揮之下雖有大  
江不足恃也縱能立國不過東晉陵遲之漸又況方欲報  
怨金賊金陵之名以其嫌忌有類柏人爲此計者何未之  
思臣願陛下勿效東晉江左之行決爲眞皇澶淵之役宗  
社幸甚天下幸甚然非陛下大明誅賞以振國威未可圖  
也臣願陛下斷然行之臣布衣一介之賤學術淺陋無所  
取材誤蒙陛下記錄首賜追召臣不敢默默以負陛下所  
願陛下大明誅賞亟成中興之大業而已宣和七年冬十  
二月二十七日淵聖皇帝卽位之五日臣時在太學爲諸

少陽集卷三  
生嘗與同學生千百輩伏闕下獻書亦乞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今日遭遇陛下亦首以大明誅賞爲獻何也臣竊以爲誅賞人主之威柄也誅賞不明則主威不立而人無所畏將無以驅使天下不能驅使天下則安能折服夷狄欲求內外無患而天下大治者其可得哉武王之伐紂乃在於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宣王之中興亦以其能賞善罰惡而已此宣帝之信賞必罰憲宗之能賞罰用命不用命所以爲漢唐中興之君陛下操生殺之柄端可以賞罰靖天下而指揮四夷何憚而不爲哉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高宗弟三書

建炎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丹陽布衣臣陳東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蒙恩追召已於今月十五日到行在十六日具狀申尙書省詵

當日晚間宰相李綱乞出臣卽於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乞堅留李綱勿許去位力論黃潛善汪伯彥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又於十九日再上書乞陛下用兵親征以邀還二聖又乞大明誅賞以振主威正壽此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又乞車駕早歸京師勿幸金陵壽後二書皆未蒙報但聞李綱被謫而出而黃潛善者專任宰司與汪伯彥等日益用事親征之詔不下誅賞之政不行雖未聞南幸之期而亦無歸京之耗是臣之言一無合於廟謨而臣之罪實難逃於國法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臣實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臣死不瞑目臣深慮黃潛善汪伯彥等怒臣議已必欲見害臣再三思之曷若盡言於陛下以求其放生之決度幾父母之遺體不致於曖昧而歿也臣竊以李綱之爲人也責以春秋之法不無可

恨然其赤心事主不敢懷奸致身殉國無所顧避天下共知李綱之忠義足以輔相陛下之聖明奈何反遭小人之擠排終以直道而廢黜若黃潛善者素非端正之士而汪伯彥者蓋亦柔佞之徒天下皆知二人之奸邪深嫉李綱之正直今也果能馳騁一己之私意惑亂陛下之聰明陛下能爲二人之所惑亂則賢人君子自然不見信用而必不能一日安身於朝廷之上矣此李綱之所以求去而被謫也李綱既去則誰爲陛下以身任天下之責者是宜親征之詔不下則虜氣不折而二聖邈無回期誅賞之政不行則國威不振而三軍依然解體京師宗社之國也竊恐陛下未必得歸金陵荆楚之邦也竊恐陛下未必不往然亦間尙書省有榜示備坐李綱請都金陵奏狀乃是綱被詔赴行在經由金陵之時有此啟李綱之罪也然天下只

知綱到行在爲宰相專主歸京之議而不聞堅執金陵之請如其堅執金陵之請則綱之罪不可恕矣若卽受而爲歸京之議則金陵之說乃綱管日之言也請以今言爲正豈可遺棄其後之是而掇拾其疇之非乎臣竊意朝廷大臣忌綱之得人心故特許綱疇失欲使百姓怨之旨又自度必不敢身任歸京之計萬一不免南幸又欲歸怨於綱也是誠何心哉抑何淺鮮哉管陳瓘謂蔡京愚弄朝廷幾同兒戲臣謂今諸大臣請揭此榜無乃愚弄君父瞞瞞百姓不又同兒戲乎自欺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觀朝廷出此一榜旣已明知請遷都金陵爲非策自今以後大臣必無勸陛下爲江左之行者況陛下已有獨留中原之詔亦必不肯失信於天下也況聞近日盜發錢塘擒太守殺漕臣屠戮郡官吏甚眾又聞嚴州洞寇尙未殄

滅江浙之間已大騷然嚴州趨江甯杭州趨鎮江各不過三四百里鎮江與江甯接境皆是沿江南岸要害之地萬一賊勢稍熾必先據此二州以爲控扼則金陵之在今日豈是車駕巡幸之方乎兼間近日東北餘寇數萬眾散走淮甸四徹汴汴諸處如虹縣青陽鎮等已遭虜劫臣謂雖太后行宮亦未可遽往也陛下亦知國家社稷僅復於已亾之餘天下匈匈人心未定而四方英雄豪傑所以不敢遽起割據自立者以陛下尙在中原而大勢未去故也若車駕南渡則英雄豪傑卽日竝起中原之地四分五裂矣諸郡守土之臣不免棄城而遁朝廷旣棄中原而去則安能責人之失守也哉又況兩河之民所以孤城堅守雖困不下者想亦日望國勢壯盛軍威振赫庶幾強虜知畏不敢必取而尙得爲中原之人其屬望於陛下者諒不勝其

切至也陛下萬一必爲江南之行則北人之望絕矣誰肯孤城堅拒以就灰邪兩河之地又卽日復歸虜矣虜騎定須衝突而來英雄豪傑必與之極力角勝則京畿淮甸皆是血戰之地自江以北陛下豈復得回首一顧乎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金陵雖有大江之險陛下亦豈能帖帖安居此乎大江之南雖屬陛下然已在他手指揮之下矣是豈社稷長久之所哉臣竊以爲一旦渡江則無復更有回日又安知無劉氏蕭陳之徒以相乘也陵遲之漸自此始矣臣固知陛下已斷然不爲所行所以尙爾嘵嘵以畢其說者欲陛下通知南北利害之相違決意早歸京師而已竊知都城之人已見太后爲南去之計而未聞陛下有北歸之期悲嗟惴恐莫知所措今幸京師城壁旣已修築復舊陛下儻能明賞罰以厲六軍盡誠愛以結

百姓何爲而不能守臣願陛下速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  
都人之心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使軍威士氣奮然大振於  
是治兵選將決策親征以回二聖之鑿輿然行營之遲速  
視事之緩急何如且惟親征之詔不可不速下而親征之  
事不可不預集度幾折服虜氣而二聖鑿輿歸還有期臣  
竊惟戎醜之性真如犬然趨而避之則吠噬不已迎首疾  
擊則掉尾逸去願陛下勿怯也不然則二聖鑿輿豈有還  
日秋氣已高天寒將至想見陛下思念父母兄弟漠北之  
苦日軫聖懷不勝痛切固不待臣區區之言也臣竊謂陛  
下必欲復中原以定大計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非  
用李綱不可蓋綱之所爲雖未必一一皆當柰天下之人  
着意屬望皆願以爲輔相者在綱而已綱今去國恐天下  
解體事難濟矣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是非且觀人情之

向背其綱之謂也臣竊惟進退大臣天子之職非是細事  
必自有體大臣乞出必須堅畱不從其請若從其請卽使  
善去而又加恩數以遣焉至於有罪爲臺諫論列不得已  
然後謫出而謫命之下必案臺諫章疏擴實行詞迺者李  
綱蓋乞出也比見麻詞謫語甚峻不知詞臣何據而作豈  
朝廷大臣之惡綱者有以授之乎大臣只知欲快一時之  
私忿而不知有傷陛下進退大臣之體也臣竊怪臺諫之  
官陛下用之以司耳目乃忍坐視朝廷之過舉而不爲一  
言之救豈亦有所觀望乎使綱之罪審如詞語臺諫自當  
預言想綱在朝廷臺諫觀望而不敢言也若綱之罪不至  
是而詞臣有所授而爲之則臺諫亦當論列想又觀望黃  
潛善汪伯彥之徒而不敢言也豈不辜負陛下耳目之任  
乎人主固當優容臺諫及其懷奸觀望如此尙可容乎願

陛下處之臣竊謂黃潛善汪伯彥若不速去則必坐妨賢能之路鉗結忠義之口陛下將不得聞天下之言矣非社稷之福此臣所以反復為陛下言之也伏念臣以一介疎賤仰荷陛下記錄姓名卽位十日首賜追召出自獨斷非有先容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誓當捐軀圖報萬一敢以宗社大計獻於陛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臣東昧死再拜  
李忠定曰穎川之書明白激切初無指斥之語但論此二人中其要害故下毒手以絕來者

少陽集卷三終

順德龍鳳鑣校棊

少陽集卷四

宋陳東撰

書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七月七日太學生丹陽陳東謹再拜奉書提舉監丞朝議閣下卽日秋暑伏惟撫部多暇尊候起居百福東伏蒙特遣急足遠賜書翰并示到照牒一道舉東應詔赴行在所仍給會子一紙計錢一百千助東路費并差兵士三人隨行東恐懼莫知所措東白屋一介之賤潦倒粗疎涉世迂闊生四十二年矣未嘗修進謁之儀以干公卿大夫頃在太學為諸生時閣下佐官水衡東適有鄉人校館閣下夤緣邂逅獲一望丰采然恨未足少款以露心腑豈意誤聽以東姓名點污薦墨乃取東往歲獻書之故此尤非敢當

者東不肖無狀暗於自揆逢時艱難輒有所論列狂妄之罪理合誅夷仰賴天子聖仁赦其萬死已是大幸豈敢更有他望者向者少宰吳公嘗以區區亦請於上命之以官東於是循牆走避上章抗辭至於數四僅乃獲請朝廷蓋哀其誠而諒其無他也今豈敢復望以此受知於有位以僥倖進身邪閣下之意則厚矣閣下無乃過乎管子所謂近臣遠臣觀其所主所爲主則賢否可知矣東豈敢貪冒公舉以累閣下之賢乎不敢不敢所有照牒錢券謹具別狀投連粘封授來价繳納伏望提舉監丞朝議閣下亦哀其誠而諒其無他而俯從之幸甚未有參見之期伏祝爲國保重不宣

答趙子崧書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於判府安撫延康

閣下自閣下下車以來東村野跽伏曾未遑修進謁之儀一展桑梓之敬懈怠之罪復何所逃方此恐懼忽蒙專价吏頒示公牒併賜之書東拜命感激愧無以當伏念東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讀書略通大義不甚解也於時事一無所長惟愛君憂國之心憤世嫉邪之志出於天性不可強而奪年十七八先君子命專科舉游學校欲令以學宮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六年矣東謹守嚴訓蹉跎潦倒不悔也宣和七年冬孝慈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虜犯順朝廷艱危宗社之勢甚如累卵東在太學爲諸生親覩國難不勝切齒刻骨蓋其所以致禍之端深知備見抑鬱於胸中有日矣於是合在學生千百人上章扣闕一吐之覬裨新政之萬一狂妄之罪至於再三理合誅夷賴國恩寬大赦其萬死朝廷旣又命之以官東惶恐失措



循牆走避辭章屢貢僅乃獲免旋即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祭養爲世幸民已是過望尙復何求日夕北面祈嚮國威大振狂虜殄滅側目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庶幾復見太平不意朝奸稔惡縱敵爲患遂致大變使我兩宮蒙塵九廟危殆金枝玉葉墮落虜營奸逆乘勢僭竊大寶天下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然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忠孝豈忍坐視君父之屈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牽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人獲再覩天日之光矣柰何二聖未有回鑾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憂苟有血氣之屬輒不願捐軀頂踵爲國復甦如東之愚何足以爲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側席首及微賤閣下布宣德意敦諭諄復東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難之義不可

得矣當卜日趨赴闕下少效愚衷圖報萬一區區非豪楮可具旦夕俯伏堦墀諸容面陳不宣

家書

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十四叔嬖十八叔嬖三十叔嬖家中骨肉上下俱安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尙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日晚忽有應天府吏人來追取東必是得罪恐死生未可知然東已處之定矣竊恐死後家中不知子細老兒煩惱今特寫此紙報要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新婦并二女東不暇顧卹盡教婆婆姆姆諸叔嬖照顧處置新婦見懷姙或得一男卽先人之後不絕東死無恨矣六五弟善事六三哥同共奉侍二老兒勿教失所想諸叔嬖更不在可噍也二弟遍諸房尊長呼名起居

見姑姑亦傳語四七妹今年便可與他成結了卻灰生天也切勿念東除隨身衣服外其餘行李盡付六十郎并諸僕攜去且助二老兒使用大娘長成中間已許四六姐六五郎為親如他家不悔即與不然則別作處之請將此紙送與四六姐一看其餘不復言矣秋氣向冷伏祝善加保重不備建炎改元八月廿五日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諸叔嬪座詩

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收管可一一檢之六二一郎諸弟妹不及一一作簡會諸親一一導意東八月二十五日晚南京神霄宮書  
六十郎石青曾慶劉福趙慶吉能如將帶行李到家可一一多與錢羅貴遣去梓州襄城為二嫂去秦宅下書恐月初到千萬千萬東又覆

贊

自贊 此贊當自有布衣像也

生本假借誰識其真丹青所寫非吾精神天地使我與物為春終當有歸高閣麒麟

跋

跋蔡君謨茶錄

見費衮梁溪漫志

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為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為貢物富鄭公聞之嘆曰此僕妾愛君之事巨不意君謨亦復為此余時為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石本楷君謨不移此筆寫旅葵一篇以進

少陽集卷四終

順德龍鳳鑣校棊

少陽集卷五

宋陳東撰

詩詞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詩

飛廉強攬朔風起朔雪飄飄灑中土雪花著地不肯消億  
 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  
 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摭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  
 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為蒼  
 生訟風伯天公儻信臣言憐世閒開陽闔陰不作難僂驅  
 飛廉囚下酆都獄急使飛雲作水流潺潺東方日出能照  
 耀坐令和氣生人寰

詠雪三十韻

僅存二韻

山嶽遭埋沒乾坤著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埽除功

自許昌如蔡與石土繇酌別一章

太學諸生出許昌抱關夫子特相將輕衣短帽秋風裏瘦  
馬羸童古柳倚黃葉翻翻慘離思濁醪沃沃澆愁腸欲知  
此別情懷惡正是平生氣味長公歸戲作詩書伴我去還  
依鴻雁行酒闌纔渡石橋上回首高城揮夕陽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李明春日同遊兼勝亭因憶往

時聚會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不數觀也得詩五律

三首

危亭兼雅勝勝景足奇觀湖水涵天入山雲帶雨蟠千松  
偃夜月萬竹撼春寒玉井汲甘冷塵緣那得干  
野曠湖山遠林深松竹幽舊題看壁立立岸事逐萍浮荏苒  
荒三徑依稀度九秋故人應念我雅會莫遲留  
三子皆吾弟阿章才更豪風流江左舊句法杜陵高雅志

在五馬壯心連六鰲時哉偶未與日日醉金舸

次韻同舍李冲壽夜坐

時引金杯拔劍看光芒高徹斗牛寒要令世事從心淡可  
謂人情徹鼻酸經術豈應窮皓首文章何用苦雕肝吾徒  
行與功名會莫作羈人日夜歎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光明主簿

虞章

依依客舍坐燃膏子夜羈愁無處逃閒炷爐香聽細雨快  
斟杯酒讀離騷休驚時節云何速獨弔古人殊不遭一陣  
曉寒催畫角朝來爽氣碧山高

挽彥雋母二首

人生五福古難全天賦夫人獨不偏內行無慙詩婦孝母  
儀何啻穆姜賢庭幃已歎芳魂獨宗族空留舊事傳惟有

南陔多少恨忍看松柏鎖寒烟

少馳賢孝譽來配潁川家雖奪共姜誓曾無賢母瑕一鄉  
蒙愛惠百口籍生涯享福踰中壽歸歟勿怨嗟

潁川二首

我家本出潁川里幾世不曾歸潁川今我暫來忽暫去太  
邱風流誰與傳

我來潁川何所見青青古柏在城傍知是荀陳手親植合  
人不覺淚行行

次韻石士絲愔別

男兒自有四方志離別豈能動剛腸功名未遂身未灰白  
眼青青頻舉觴

次韻邵予可彈琴二首

雷公徽玉粲明星照出師襄指下聲可憐此地無人識喚

作新來黑瘦箏

謾說朱絃太古清政無矇瞽在周庭高山流水本無事安  
用區區俚耳聽

與士絲遊金山翌日分袂二絕

早別金山恰曉鐘離帆分破一江風瓜洲渡口波聲遠後  
夜相思明月中

京口瓜洲一水間秋風重約到金山江山自爲離人好不  
爲離人數往還

題吳公輔庵

一徑周迴屋數間我來聊欲寄清閒道人杖履知何處空  
鎖烟霞萬疊山

索友人春茗

偏愛君家碧玉盤建溪雲腳未嘗乾書生自恨無金換聊

以詩章乞數團

送友人喪二絕

欲認青帘索酒嘗俄驚丹旆送君喪呂莊編戶傷心切愁  
對清風想杜康

初成大厦勢巍巍有志子門駟馬輝未乾壁土君先逝賀  
燕翻隨弔鶴飛

徐氏哀辭代作

憶管常隨祖母過登堂共慶尚垂胡十年未遠皆流蕩地  
下相逢果有無

和邵予可賣俸豆

休論斥鹵與膏腴豆藿連阡稻麥無舉世紛紛寶魚目投  
人慎勿以明珠

謁王樂道之子間方飯絕客口吟一絕

晚生悵不及耑輩來訪諸郎觀典型吐握風流何寂寞滿  
林風竹自秋聲

詠桃花菊一章

潘郎甘望塵陶令亟避俗胸中定何如清濁在一矚河陽  
豔春桃彭澤鬱秋菊所好邈如許二子殊品目詩人易評  
量忍使混衡斛當使冰鑑磨要遣鬚眉燭勿容脂粉姿濫  
入珪璋錄神仙真渺茫浪說武陵谷不如臨清潭飲水樂  
自足誰令春雨紅點污秋株綠寒根豈無知風霜怒應蓄  
令尹非安仁腰帶肯輕束脫巾漉酒漿黃花泛新醖

春日偶題

驅除睡思茶甌外收拾春光酒盞中萬種窮愁都不問世  
間此樂幾人同

跋黃魯直買米帖

廣文弦歌飯不足要是古來賢達人山谷有錢能買米比之魯公殊未貧

尹館作此竟酒召李順之同飲

今日天色惡酒壺恰已空何來進童子挈榼問主翁主翁方對客兀坐書堂中諸生功課畢鼓瑟寫愁衷愛酒欲出門杖頭無青銅春衣典又盡搜索計已窮酒興不可遏不免作詩呼進童空壺挈將納宅庫爲我卻致覆灰紅得酒須尋愛酒伴更煩與召隴西公

送黃仲達歸溫州仍寄諸友

長安市上喜相逢傾蓋恩情久要同幾載睽違勞遠夢一尊邂逅寫情衷家山柑橘正酣露江岸帆檣忽飽風歸去借聲詢舊友項髯方浪薛芹宮項邦髯方正仲浪士薛公才多遇新除齊州教授謝溫州黃仲達送鄂州瓜壘

黃夫子從墳上來三束瓜壘送風土應知我亦困壘鹽肯會沾酒與市脯食肉者鄙無遠謀甲第紛紛何足數飯蔬飲水眞樂哉千古風流想尼父

夜飲二絕

笋芽鵝炙殊可口明月清風不著錢坐對青州一從事共君今夜不須眠

欣然有意引陶潛此意何妨俗士聯三百青銅亦希有速將趁趣夜厭厭

秦刷子詠夾竹桃

誰研碧琅玕影撼半庭風月尚有歲寒心在畱得數莖華髮龍孫愛獻碧波濤喜動清風發到得浪花深處一甌香雪

西江月春思

少陽集卷五  
風動一軒花竹琅玕青錦薰籠憐才自是宋牆東誰識琴  
心挑弄 暮雨乍收寒淺朝雲又起春濃冰肌玉骨信俱  
融不比巫山閨夢

驀山溪 元夕

半生逆旅幾度經元夜長是競虛名把良宵等閒棄捨去  
年元夜道得身間依舊是客長安寂寞孤眠者 今年元  
夜也則非鄉社卻有人約攜手燈弄月下那知風雨此事  
又參差成怨恨獨恹恹清淚潸然灑

西江月 七夕

我笑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相逢歡情盡逐曉雲空愁損舞  
鸞歌鳳 牛女而今笑我七年獨臥西風西風還解過江  
東爲報佳期入夢

少陽集卷五終

順德龍鳳鑣校棊





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朝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卹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間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度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邱墟生靈已遭魚肉

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誦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輒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卒陛下卽反毒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神師道以闔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有午眾莫肯去方昇登間鼓搥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眾鬻而磔之於是亟召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旣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鼎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誦

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甚鑣案宋力史作且辭官以歸舟後書五上既復歸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佐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遠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善遣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會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會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屍瘞之東初未識綱特

以國故至為之歎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慍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竝加朝奉郎祕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案詔與行狀皆錢五十萬以文計也此云五百以貫計也

南宋書列傳

錢士升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倏儻負氣京黼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無所諱每宴集坐客恐累多引去以貢入太學靖康初伏闕請誅六賊言天下事蔡京壞於舟梁師成賊於後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結怨於遼金初開邊釁宜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上皇東行東上書請追貫正刑時師成尙留禁中東發其奸諫

少陽集卷六  
三  
歿李邦彥議和惡李綱主戰罷之東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嫉忌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梈之徒社稷之賊也勝負兵家之常豈可遽傾任事之臣若用諸奸言斥綱宗社存亡未可知也河北爲大梁屏蔽若棄三鎮是無河北也能保金人不復改盟乎卒陛下立反旆命復綱舊職付种師道以閩外之事軍民從者數萬傳旨慰諭眾莫敢昇登聞鼓壞之喧呼震地一中人出眾礮而擣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眾乃謹退及金人解去時宰議逐諸生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寘之獄眾復譁亟用楊時爲祭酒撫諭乃定吳敏奏陳東太學錄東力辭歸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對會東去上書乞畱綱罷潛

善伯彥不報又請親征以還二帝治諸將不進兵之罪車駕返京師勿牽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忤時相潛善以語激帝言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庠召東東請會而行手書區處家事會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歿卽不言旣言肯逃歿乎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無子澈一子三年贈東澈皆承事卽帝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後並加朝奉卽祕閣修撰劉豫於南京倣巡遠雙廟制建廟祀東澈贈侯爵王倫過毀之

行狀

公諱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也曾大父諱廣大父諱思齊考諱震自五世以來以儒嗣其業皆隱德不耀公生而性

穎悟有氣局未冠已如成人博學強記善屬文年十七朝廷以三舍取士入學與諸生居十年以上舍貢於辟雍升太學在太學十五年屢以校定試上舍俱不利人或誘以他道進公正色謂之曰吾雖不才必欲取科第爲親榮君柰何以是污我邪政和三年朝廷大作雅樂命太學生五百人習之有司將案試於廷或謂事竟且次第推賞時諸生及縉紳子弟多以夤緣獲預者人人有德色公時以齋長預焉一日輒詣長貳白辭之長貳謂公曰樂成且官矣人咸願預而不可得子何遽辭焉曰豈有是事萬一有之吾可以僥倖進身邪同舍生力挽之卒不肯預有識者高之俄而奔先君喪以歸哀毀成疾終三年不入妻室鄉黨稱其孝服除復遊太學毅然有澄清之志每與士大夫論巨奸往往怒髮衝冠見者爲之竦然宣和七年金人寇河

北徽宗勅於勤淵聖皇帝卽位明日詔內外及士庶言時政得失公慨然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涵養之地豈可無應詔者乎乃率在學數百人上書闕下首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乞正典刑以折虜氣淵聖納其言然執政者營救之猶未遽出時金人犯京城公在圍城中再上書反覆論京等罪惡繼而臺諫亦論列京罪於是朝廷始盡黜而誅之明年春淵聖方召五路兵以拒虜用李綱種師道主其事而肉倉者偷安畏懼欲爲城下之盟沮罷綱師道等京師俱罷兵虜人乘我不備內外匈匈不自安公曰事急矣於是夜復草書黎明合在學諸生伏闕下以進軍民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淵聖悟卽起二公於廢籍中金人間一二公之復用也因遂解去初公之與諸生伏闕軍民始相聚以觀俄至數萬柰其書爲奸人蔽塞不卽通軍民因毀

闕壽欄楯擲登聞鼓其不逞者憤宦官之壽爲奸也乘勢  
鼓噪殺御藥朱拱辰等至揉其膚髮公止之雖甚力眾怒  
譁不聽有同舍生壽謂公曰事勢如此奈何盍且逃歟乎  
公笑曰君何言之謬邪吾去則君等戮矣願君等何罪吾  
今至是頭已在地矣繼而綱師道出謂眾曰朝廷已復用  
我總兵矣眾皆識二公丰采遂稍稍散去實靖康元年三  
月初五日也於是用事者遂以脅持君父爲名令太學官  
屏公出學已而王時雍輩又欲矯制盡殺太學生上書者  
賴開封府聶山力救得免淵聖復降內批付山曰壽日太  
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可令還學山同祭酒楊時出御  
筆率學官請公或曰君生去矣公曰吾家貧親老欲由學  
校取科第今天子禮士如此吾可舍學校去乎遂還學久  
之宰相吳敏請以官命公實欲寵之也公再上書力辭不

受夏五月因謁告歸省親公旣欲以科舉進是歲秋八月  
應鄉貢進士舉預薦未行奉親居里閭甘旨之餘日與親  
舊把酒爲樂酒後耳熱往往援筆賦詩以自適冬十月金  
人犯京城公憂國步艱危至寢食俱廢繼聞京城陷乃北  
向慟哭或中夜興起恨無死所明年夏五月今上皇帝卽  
位於南京改元大赦公聞之喜而不寐謂所親曰吾今始  
有生意未幾有旨召公於是知鎮江府延康殷大學士趙  
子崧移文趣公行公聞命戒嚴行李或勸公無行公曰新  
天子卽大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欲聞天下之言也  
有君如此頂踵尙奚足惜邪遂就道以棺自隨示不求生  
以害仁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卽具狀申尙書省不報因  
寓居神霄宮杜門不敢見賓客聞宰相汪伯彥黃潛善議  
欲遷都建業京師人情日益不安遂上書乞罷潛善伯彥

進用賢相又上書請車駕早還京決策親征又論遷都於國家大有利害者又不報公知事勢已不可回欲乞歸田里待罪狀未及上私念之日天子以忠言召我若不以微罪行人必以畏禍而去遂蔬食焚香草書再上之力論潛善伯彥等奸書既上潛善以公言逼已迺與宦官康履謀以他事奏請令應天府尹孟庾追取而殺之蓋康履方怒公在靖康初伏闕致軍民殺其黨朱御藥輩而孟庾又王黼客也潛善伯彥既有殺公意二憾在焉遂置極法公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公然公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略施行之方應天府追吏之來也公睡正輒及寤而見之乃徐起更衣索飲語吏曰朝廷召我來未曾得見官家爾曹不可無禮容我寫家書吏日不敢遂就食食訖索紙作書區處家事纖悉備

盡字畫遒勁有顏柳遺法臨刑神色不變既成面如生識與不識之人莫不爲之流涕故人李猷贖屍具棺以殮鄉士胡璠爲護其喪以歸建炎三年春車駕南幸臨安大臣有以公歿爲言者上始驚悟卽命贈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車駕回幸建鄴道由鎮江參知政事王綯爲上言日管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上日朕方深悔過之誠旌盡忠之士旣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贈錢五十萬紹興三年再貶南京用事大臣復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仍與兩資恩澤賜官田一十頃詔詞御筆云云初王綯旣言公以忠歿上卽命賜其家官其子綯退而謂人日以此見陳公之歿非聖心也公被罪之日年四十其配吳氏生二女方赴召時吳氏有娠一日晝寢

夢白蛇自身外遠其身驚而覺因語家人家人皆恠之及訃音至始知夢之日乃被罪之日也遺腹得男聚族而觀之且悲且喜知公之後不絕名曰嗣宗二女長適忠翊郎楊中和次適右迪功郎處州麗水尉潘好謙皆以公恩澤故公之歿也祖母蔣氏李繼母吳氏年高而家益窶二女未及嫁而嗣宗尙在孩抱公之配吳氏乃謀諸姑請於朝令南受所賜有服親恩命哀慟者累日始公母蔡氏懷公七月而生六歲而蔡氏卒鞠於繼母吳氏公事父母盡孝事祖母尤謹而吳氏視之如己子繼生二子曰坦日南兄弟友愛人不知其異母焉公平日與朋友信其於鄉黨恂恂然宗族姻婭皆得其歡心家雖貧而輕財重義購人之急雖質衣冠不靳也爲文章不事華靡命意立言必合風化有詩文數百篇經兵火多不存自少尙氣節有憤世嫉

邪之志當宣和末羣奸益用事公知其必危社稷嘗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筵齋酒酣聯句爲樂眾皆默然不能落筆公獨爲古詩又爲律詩三十韻皆切時事其措意類如此在淵聖皇帝朝凡五上書今上皇帝臨御又三上書公初欲上書論蔡京王黼等太學人人言殊雖平日與共腹心者然亦忌憚蓋以數人者用事日久盤根錯節恐未易以言破也公乃日公等未許我我當斷之於心於是閉門焚香危坐默自計日書上而言奉中朝廷設命我以官雖貴且顯吾不受設得罪而歿吾不悔如是可也繼而諸生見公書翕然願從而爲終始紛紛矣俄而祭酒謝克家司業蓋望之博士孫覲坐堂上克家日間爾率諸生伏闕柰何俱不敢答至覲則曰太學何蕃蓋所以稱於當世者獨以此六館之士不從朱泚之亂而已未聞伏闕也上



書何爲公亦不答卽長揖而退二公訖無所發怒諸生又以是偉公故書終得達今往往皆流傳天下公初自太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治命欲擇遷葬母蔡氏合之志未遂而公被罪以歿南後於縣之尙德鄉桐村之原得吉卜焉以建炎三年十月十四日遷先君與母蔡氏合葬以成公之志而公之喪實祔焉南重惟不肖未爲公立墓隧之碑今述公平生事實列於行狀以備史官採擇云紹興改元四月朏

翼案以特恩賜同進士出身者自唐已然宋沿其制雖勳德如晏元獻亦然欽宗以先生言事忠義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自有典故非倖進也宋制太學上舍積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等者就化原堂釋褐補承事郎太學正錄孝宗淳熙初鄭鑑亦以言事由此

進不四年補郡先生旣力辭恩命而又不肯以上舍積校取官乃謁告歸就鄉學以資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卑以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窄蓋世固未有以太學生而近就鄉舉者先生獨辭尊而居卑舍優而就窄此豈世人情識所及此雖不關先生大節善觀先生者當先於此等處覷破

少宰吳敏乞用陳東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二日

靖康元年四月初二日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明上用賢斥奸之請陛下虛己盡下或卽聽其言剛克沈潛或久乃施用東之勸獎今殆其時臣愚欲望聖慈錄東忠誠遂加官使諷厲在位取進止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

四月八日

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

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也雖古者聽納之君如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竊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遠勝炳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惟諸生不平炳與觀顏亦厚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會集臣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彥退朝百姓皆斥罵東與諸生力過之繼而百姓誼諱東惶恐憂懼面若灰灰遠欲退而百姓遮擁東不得出然則東豈有率百姓爲亂哉東非學問淹貶喜論天下事亦忠義奮發之士也陛下若用之於朝必能爲公議者臣謂東書深詆李邦彥而大臣有庇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若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阻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

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默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知海州洪擬乞召用陳東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伏見壽太學生陳東風度曠夷文采瞻蔚自其少時已厲名節其心事犖犖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其身空乏專務趨人之急朋游往往附之頃遭虜變慷慨論事務引大體壽後數萬言明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略施行朝廷命以官東義甚高懇辭弗受士論偉之今退伏窮巷菽水奉親俛首鄉舉澹然不撓未易以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蓄積必能抗義率志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素爲忘年交知之最詳恭被詔旨令薦士所不敢隱默輒以充職取進止

欽宗省劄

靖康元年四月初九日奉皇帝御批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勅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書

子崧謹再拜致書於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年在淮甯間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年城中羣奸誤國坐致傾覆二帝北狩六宮九族盡隨以遷而在朝諸臣稽首賊臣再三而不知恥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仗節死難之義疾首痛心何所逮返子崧適至輔郡蒙主上召至帥幕又付以東南道節制竭力赴難敵血爲盟以勵於眾及成之日邦昌以書見告返正甚確子崧得旨赴行在所遂奉中興見士大夫日望左右召命以濟艱難昨日遞到指揮甚愜公論而子崧偶被守臣義當勸駕竊聞公有遜避之意此何時而可避邪管韓退之移李渤書言之盡矣萬一左

右少須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況主聖臣直欲大有爲之時卒無多辭亟赴側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不宣

京口耆舊集傳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以舍法貢上庠政和中命太學生習雅樂樂成且命官一時歆豔預者多權要子弟東適以職掌居特列奮然曰吾惡能與乳臭子比以求俸賞辭不就政和以來羣儉用事蔡京梁師成亂政於內王黼童貫致寇於外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父子復結怨於東南以致邊圉生釁宗社阽危天下皆知元惡大憝在六人者而凶醜赫然無敢擬議靖康初政詔求直言東乃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直指爲六賊始同舍生聞其言皆辟易無敢從者既見東書首言堯不去四凶畱以遺舜使大明誅

少陽集卷六  
十二  
賞皆以爲辭婉理順從者遂眾東復於眾中自誓以爲言  
卒而中朝廷命東以官不受不中得罪死東不悔陳諒慷  
慨眾服其誠書既上中外大快京師老稚往往名數六賊  
京等知罪狀昭揭大禍且至又時虜寇已迫乃挾太上南  
巡以爲東南劇任皆其親黨東以爲京等不但紓死意有  
包藏亟上書乞追回六賊以正典刑別差忠信之臣扈從  
太上不報月未書再上大意以爲羣賊之患在腹心甚於  
外敵欽宗感悟卽邀太上還京盡竄六賊六賊雖竄而其  
用事久朝無正人時宰如李邦彥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  
懋李稅輩皆阿附致身無能遠謀所議惟割地請和棄城  
避敵其不主和議者內廷惟李綱一人而在外惟种師道  
號爲宿將知兵時國事雖危人心猶籍二人以爲重邦彥  
等嫉綱異己俾出督戰會兵小卻卽罷綱相且奪師道兵

柄示堅和議人情大沮東不得已復率同舍生伏闕上書  
斥邦彥等罪乞復用綱而將師道兵民知東等所言實契  
眾心不期而會者十餘萬至毀闕持欄楯破登聞鼓不得  
達闕官壅閉非一日會御藥朱拱辰等出眾不勝怨蹂躪  
之東力救不能過乃歎曰禍在是矣無何京尹殿帥各以  
兵來同舍生挽之去東曰某去則諸公爲戮顧公等何罪  
吾自視頭已在地矣會事聞欽宗嘉其忠遣使宣諭復  
用綱與師道又令綱師道自出諭眾眾乃散謀知二公復  
用人心且固卽解圍去邦彥等怒揭榜通衢斥伏闕上書  
人爲意在作亂學官奉承以東等爲脅持君父屏出之卒  
欽宗聖明御批付開府尹聶山曰陳東言事出於忠義可  
令還學三出御札與祭酒楊時率學官迎之歸諫官陳公  
輔援近比乞命之官少宰吳敏繼以請勅授迪功卽同進

少陽集卷六  
三  
士出身與學官差遣東以誓言不拜再上書極論時政因乞改正太學生上書過名及除伏闕之禁不報遂謁告歸是歲東舉於鄉未幾京城失守忠憤感激言與淚俱建炎龍飛召赴行在東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以棺自隨或問其故曰臣之事君言而不從罪不過死人惟畏死不敢盡言吾竊陋之以此自隨示不敢求生以害仁也聞者壯之是歲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方草奏論天下大計間李綱罷黃潛善汪伯彥以舊恩專柄任東以爲此治亂之機不可默亟上書留綱不報再上書竝及時政乞還都京師下詔親征以繫天下心作天下氣又不報乃力言綱忠直必能輔佐中興汪黃儉佞必不能宏濟艱難汪黃大恚是晚應天府吏至出片紙有進士陳東四字東知得罪死卽爲書別其家人書畢就道無幾微見於顏面後數日其友四

明李猷始得其屍斂於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之以歸人多其義方東歿時外廷無知者後乃知潛善銳欲殺之而無其由會進士歐陽澈上書及宮禁事言多不實上意頗怒潛善乘上怒併擠之歿而東之歿實非上意也建炎三年春六飛南幸大臣有及東歿事者上驚悟贈承奉郎與一子恩澤夏四月回卒建康過京口又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亟請誅戮朕方深悔過之誠旌盡忠之士已贈京職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錢五百貫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歿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追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置布衣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已贈官與恩澤殊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

兩資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王綱中書行其辭曰嗚呼古  
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  
號忠臣已膺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其殆有意於良  
臣乎由朕不德使汝不卒不得爲良臣也雖然汝籍不得  
已不失爲忠願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  
一會三歎而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  
彰予過使天下後世攷古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  
有知歆茲朕意詞意悽惋論者以爲深得代言之義

少陽集卷六終

順德龍鳳鑣校棊



